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遗嘱当成人生的终点,而是借立遗嘱这个机会回望过去的人生旅程,感受生命的意义

他们选择直面这堂“生死课”

本报记者 田莹

如果突然提起“遗嘱”二字,你会忌讳、回避还是坦然面对呢?201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中华遗嘱库”公益项目,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立遗嘱人群的平均年龄已从77.43岁降至68.13岁,立遗嘱人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在总数超过25万份的遗嘱中,更有1787份来自“90后”、357份来自“00后”。在此背景下,10月29日,第四届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在北京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数字遗产的继承和管理”。显然,随着立遗嘱人日益年轻化,遗产的内容和传承方式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马博是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主任,过去七年时间,她从一名法务顾问做起,伴随着天津服务中心一起成长,见证了公众“生命观”的转变和个人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在她看来,立遗嘱并不是人生走到终点时的告别,而是人们重新审视过往,对自己财富、事业、情感进行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立遗嘱群体年轻化

马博刚到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遗嘱库”)工作的时候,人们还不太能接受“遗嘱”这样的字眼,好像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事物,人们对它有种忌讳。前来咨询的市民,更是“遮遮掩掩”“小心翼翼”,如果发现前台有其他陌生人,很可能就此打道回府,择日再来。

“你能想象到吗?如今,10月底成功预约登记的市民,要排期到明年5月才能真正办理遗嘱。”马博告诉记者,遗嘱登记突然出现增长是从2010年开始的,此后便越来越“热”。“一般每年农历正月都是我们比较轻松的时间,许多老人忌讳在正月讨论这类问题。但是今年农历正月初七,春节假期过后上班的第一天,中心的预约就已经排满了。”

近年来,马博能明显感觉到遗嘱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甚至“00后”,也开始有立遗嘱的需求,并且在不断增长。正式订立遗嘱之前,马博都要先跟申请人进行面谈或线上咨询,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和需求。交流中,她发现一些年轻人会受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提高财产规划、预防意外的意识,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后,许多人会提到“无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不如提前立一份遗嘱。在订立遗嘱的年轻人中,所从事的职业也相对较为集中。比如医护人员,



到中华遗嘱库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资料照片)

他们每天都会看到各种意外的发生,再加上本身工作强度高、压力大,更倾向于提早订立遗嘱。此外,还有一些从事导游的年轻人,一年中大半时间在外到处跑,他们订立遗嘱的意愿也很强。

“当然,中老年人仍然是订立遗嘱群体的主力。”马博介绍说,但仔细分析他们的年龄构成会发现,目前,50岁至70岁人群的占比在80%以上,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是观念的进步,也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中单身或者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加上不少年轻人去其他城市或者到海外发展,空巢老人也逐渐增多,这些都是促使公众开始关注遗嘱订立的因素。”马博分析说。

同时,在遗嘱的内容和继承人的选择上,年轻人和老年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老年人更多地是想把自己多年奋斗积累的存款、房产等留给子女和孙辈;年轻人虽然积累的财富不多,但包罗万象,涉及的继承人范围则更广。“大多数年轻人会把主要财产留给父母,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除此之外的内容往往会‘天马行空’,甚至有人会特别提到要把某款网络游戏的账号送给哪位朋友。”马博说,“这些转变,也在督促我们不断探索,更好地帮助百姓做好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传承。”

在这里感受人间冷暖

来到遗嘱库做咨询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开场白——“我们家的事儿,你可能想象不到”。但实际上,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早已让马博看尽世间百态。用她的话说,这几年自己听到、看到了太多家庭的幸福与不幸,提前感受了许多人几辈子才能经历的人生。

去年,马博接待了一位老先生。老人终身未婚,把晚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侄子身上,甚至卖掉两套房子,把全部家当都交到了侄子的手里。可是当老人生病之后,还是被侄子直接“扔”到了养老院。幸运的是,尽管条件有限,养老院的院长还是尽心照顾老人,带他治好了病。康复之后,老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到遗嘱库订立遗嘱,把最后的积蓄留给那位院长,以感谢他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他。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老人,辛辛苦苦忙活了一辈子,人到晚年却舍不得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有些子女甚至形成

了“父母的就是我的”这种观念,钱给少了、给晚了,都会与父母闹矛盾。马博对记者说:“站在我的角度来说,老人还是要把经济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方面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方面要让后辈明白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奋斗,这也是家庭和睦、幸福的重要因素。”

马博告诉记者,中华遗嘱库的宗旨是“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但在刚入职的时候,她对这后半句话并不太理解。作为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必要流程之一,被继承人都要在现场录制一段名为“幸福留言”的视频,在聆听了一段发自肺腑的嘱托后,马博也体会到了“传和谐家风”几个字的真意。

今年8月,钟华(化名)女士来到遗嘱库订立遗嘱,陪伴她的是继子马先生,这样的组合并不多见。钟女士自己没有子女,50多岁时和老伴儿结婚,对方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成人。此后的20年里,她用心照顾老伴儿,孩子们也对她尊敬有礼。老伴儿去世后,单位给了钟女士和三个孩子12万元抚恤金,但是孩子们没有拿自己的那份,全都留给了钟女士。“他们跟我说,以后的日子还长,钱就您留着!当时,我是真的没想到。”钟女士告诉记者,“立遗嘱的时候,我才知道还要录‘幸福留言’,坐在那里回想这些年,我特别知足,也很感恩。想说的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想嘱咐他们兄妹要相亲相爱,勤俭持家。钱财是身外之物,但大爱是可以留在人间的。孩子们很孝顺,把孙辈也教育得很好,希望他们也有幸福的晚年。”对于钟女士把遗产留给自己这件事,马先生也感到很意外。他对记者表示:照顾好继母,是自己对父亲的一份承诺,也是对她辛勤付出的回报,更是对子女的言传身教;而这份遗嘱代表了老人家对我们这些晚辈的认可,情感的意义重于金钱。

过去,人们都认为遗嘱侧重于对财物进行具体安排,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但是,现在中华遗嘱库延伸出的“幸福留言”等一系列情感服务,弥补了这一不足。“在录制视频的时候,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表达最真挚的情感、最殷切的叮咛,传递爱与温暖。”马博说,“有了这一层情感的寄托,也更让我感觉自己责任重大。”

从“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

78岁的张先生身体一直很好,两个儿女也非常孝顺。去年底,他主动跟孩

子们提起订立遗嘱的事情,让孩子们吃了一惊。“我跟两个孩子说要立遗嘱的时候,他们兄妹俩吓了一跳,以为我身体有什么不适,瞒着他们了。”张先生笑着告诉记者,“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岁数大了,趁自己头脑还清楚,把财产的分配‘落听’了,我也就放心了。”为了这件事,张先生还特意咨询过律师。“当时,律师告诉我,去遗嘱库订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比我自己拿张纸写几句话管用多了。如果将来在继承方面有纠纷,我的遗嘱一定是最优先被考虑的。他这么一说,我决定一定得办,一方面让孩子省心,同时也避免了产生纠纷的可能。”

在订立遗嘱之前,张先生接受了专业的精神评估:“进行评估的人当时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其中有一道题:让我从100往下连续减去7,持续报数。第一次因为紧张我还算错了,第二次才过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并不是故意为难我,而是为了证明我的智力水平和精神水平都没有问题,确保遗嘱的法律效力更强。”一遍流程下来,张先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对记者说:“没想到自己老了也赶回了‘时髦’,用上了‘法律武器’。感觉挺好,公平公正、安心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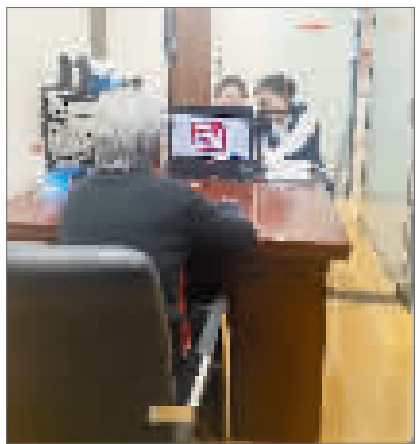
其实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觉得订立遗嘱是专属于“有钱人”和“多子女”家庭的服务,或者只有重组家庭才会有需求。“不可否认,对许多离异和再婚人士来说,订立遗嘱情况比较常见。但现实中,因没有立遗嘱而导致独生子女遇到继承类法律问题的情况已越来越多。”马博表示,特别是有些老人的资产种类很多,子女在老人故去多年后才发现,长辈还有部分银行存款或者股票等资产被遗漏了,此时再想取出,可能手续会更加繁琐。“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子女往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

前不久,遗嘱库接待了一个“老年团”。马博介绍说,她也是第一次遇到组团来遗嘱库咨询的老人。“那天相约一起来咨询的是几位刚退休的老人,这几位好友经常一起结伴旅行。今年‘五一’前后,他们的一个朋友在旅途中突发心脏病而意外去世了。大家看到去世老人的孩子强忍悲痛,还要到处奔波处理老人的身后事,觉得特别心疼。于是决定提前订立遗嘱,尽量替子女省去麻烦。”

利用法律维护自己对财产的自主权,未雨绸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一个个身边的例子,不仅体现出公众对订立遗嘱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从“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可能因个人成长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在有些人看来遗嘱并非生活的必需品,但人们会尊重他人的选择,对生死的态度也更加理性。

马博坦言,三年前,自己33岁的时候,就订立了一份遗嘱。那段时间,她正好在孕期,又赶上了新冠疫情,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让她时常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会思虑很多。马博回忆说,当自己坐在办公桌前签订文件、录制视频的时候,感觉那是自己对过去人生相当郑重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总结,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更成为今后生活新的起点。

让马博感到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和她抱有同样的观点,选择直面这堂“生死课”,不再把遗嘱当成人生的终点,而是借这个机会回望过去的人生旅程,感受生命的意义。



立遗嘱人录制“幸福留言”。